

叢編 資料 文獻 民國

近代 人物 年譜 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整理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8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整理

近代人物年譜輯刊

第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冊目錄

疚存齋自訂年譜一卷	周宗麟編	一
求我山人年譜一卷	莊景仲編	二三
追憶錄一卷續錄一卷	殷葆誠編	二三
庸叟編年錄一卷	庸叟編	四九
提法公年譜一卷	張學華編	四五九
	張澍棠補編	二五五

疚存齋自訂年譜

大理周宗麟石君

予家原籍江西金谿縣。始遷祖漸公達六。明正德間宦滇。喜蒼洱山水之勝。遂占籍焉。世居大理城仁壽坊染紅巷。六傳至遷盛公。同母資於周氏。並從其姓。更名際文。自此一支世居五華街周宅。生子五。三子翼亭公昌祖。卽本生高祖。亦生子五。以第五子訓爲季弟榮祖。後訓無子。以季兄誥次子秉欽爲後。本生高祖翼亭公昌祖妣氏陳。高祖斐南公榮祖妣氏楊。本生曾祖助康公誥妣氏段。曾祖宏謨公訓妣氏李。祖明軒公秉欽妣氏李。祖考生子三女。二先公其長也。一叔考觀成公榮。二叔考愛堂公榮。大姑母適同邑尹思誠。二姑母適同邑柳汝瑩。先考慕西公榛。先妣氏楊。同邑楊嶠谷叔彤公五女。生子四女。一宗轉其季也。中華民國前五十二年十月一日。卽清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十七日。生於邑之南鄉大井旁村。家世儒業。書香繼續。代有傳人。時遭丙辰回變。家業盡失。父母挈伯兄宗洛。仲兄宗鑑。航洱海逃至鳳羽趙六。姨母家是年十二月。叔兄宗瑩生甫四日而回。衆大至。於是復逃。而雲龍而永平。永昌蒙化。困苦顛連。不遑寧居。先是二叔考觀成公。未曾逃出。困於回中。回酋杜文秀聞先公名。迫令以書招致。先公情深手足。慮禍及不得已。乃於十年五月。挈眷歸里。文秀授以僞職。弗受。隱居大井旁村。舌耕以糊口焉。清咸豐十年庚申一歲。三叔考愛堂公榮。隨提督褚武烈克昌勦回陣亡。祥雲縣青海驛。十一年辛酉二歲。時家計窘甚。先妣嘗負麟赴城領做鐵。每以清用。或日往返二十餘里。以爲常。同治元年壬戌三歲。二年癸亥四歲。時患泄瀉。諸藥罔效。先妣曰。此食積也。每餐僅許食半飽。如是數月。不藥而愈。三年甲子五歲。胞妹靜弟生。先妣分娩。不用產婆。皆自行收檢。時在夜中。雖與仲叔兩兄俱同室寢。不知也。迨至天明。始呼曰起。生得一小妹矣。乃披衣亟起視之。至今宛然在目。四年乙

丑六歲始學認字。繼學寫學讀。是後四年皆先妣教授。先妣生長世族。幼姻禮教訓育諸子。一秉先民矩矱。至今鄉人猶稱道弗置。五年丙寅七歲。六年丁卯八歲。七年戊辰九歲。八年己巳十歲。從丁先生受業。丁恩榮廢縣人。不記其名。仲兄宗鑑。兄性純孝。父母以處此亂世。子弟須習一實業方能自立。令學醫藥。甫二年。遽染時疫而亡。年十六。父母深悲痛之。九年庚午十一歲。先公在村中設帳。麟與叔兄瑩皆從受業。先公十年來皆就館在外。伯兄隨侍。麟受庭訓僅一年餘。惟受母教較多。讀書外一切服食言動皆有法度。至今五十餘年。猶耿耿不敢忘也。時迤西州郡漸次克復。父母以久陷劉中。夷險莫卜。爲宗祧計。乃商之二叔考。遣伯兄宗洛叔之長子宗濂。出走賓川鄧川一帶。兼習貿易。十年辛未十二歲。六月先公聞統兵楊武愍玉科西上。紀律嚴明。所向克捷。識其能。乃率叔兄瑩暗渡賓川烏龍箐。走謁之。寢其戎幕。麟與妹仍侍母村居。時因家貧甚。倘資斧可措。合家出險。日後先妣何至慘遭其阨。誠令人悔恨無極。是冬十月。忠中風疾危甚。延醫診治。右手自是不仁。步履亦艱。伯兄得信。馳歸侍奉。稍愈。仍促令出走。山是侍春朝夕者。麟偕七歲之弱妹而已。十一年壬申十三歲。五月初七日。漢兵克復兩關。午後漢兵猝至。村人強壯者多避山中。麟爲一兵所虜。先妣求其給還。不惟不許。反以刀背擊其手臂。強曳而去。先妣手腫。登時痛腫。僅靜弟妹相隨。次日逃至太和村。至一民家。屋虛無人。爾時要恐交作。宿疾復發。竟於初九日午時長逝。妹幼弱無知。驚惶出走。適遇北門陳姓婦挈至下關。依二叔父母。不日伯兄遄歸。迭次往覓不獲。妹亦不復記憶門戶矣。痛哉痛哉。麟被虜後。是晚宿瓢窯。衆食予未食。次日。衆兵方備早餐。聞回兵進攻。卽擗械奔逃。未數里。聞有督隊進者。旋復踅回。時虜予者不知何往。被第二者牽率而去。行至上木村北。見城回馬隊飛馳而南。兩旁翼以步兵。槍礮如雨點至。漢兵見之。復行奔逃。沿途屍骸橫陳。擁擠踐踏。瀕危者數。跣足奔走三十里。是夜。麟與鄉民數人宿於關北茨籬之下。竟夜大雨。衣

袞盡溼，且不食兩日。厥明各自分散。因同宿者有一逃兵見予與鄉民不類。詢之鄉民亦不認為同類。於是又被第三者之逃兵牽率入關。至則始識爲楊國發之文案處。是日爲初九日。自傷遭際。悲從中來。乃於僻地撫膺痛哭。不知此日此時。卽與吾最親愛之母親生死永訣之日時也。居數日。偶出門遇尹大姑母之子阿方表兄。引至其家。晤二叔父母二姑母及靜弟妹。始知母亡凶耗。伯兄因主任黃家坪鹽局事。不能久留。乃奉貲二叔父母。令麟與妹寄食其家。不意兵燹甫經。時疫旋作。家中無人不病。二叔考柳二姑母宗濂堂兄定安堂弟煥弟堂妹靜弟胞妹。數日間先後病逝。時有一二奸人偷售藥彈於賊。而宵小遂欲波及難民。楊玉科不察虛實。下令無論男女老弱限三日悉逐出境。先公時在玉科幕中。委任編制上中兩鄉保甲事宜。出與力爭。願以身家擔保。兩鄉難民故得不逐。委辦下鄉保甲係同邑知府李某。奉行惟謹。不留一人。麟時大病未瘳。乃與二叔妣宗泗宗邵兩堂兄攜扶出關。三十里程步行兩日。始抵鳳儀縣城。是後兩足浮腫。步履維艱。洎腫消退。全體瘦削如柴。席地而臥。尾閭骨等處皮肉皆穿。加以飢寒交迫。體愈不支。幸榆城攻克。先公因謁岑襄勤毓英至下關。麟亦由鳳儀來。父子相見有如隔世。先公乃令人負麟先行回局。時先公總辦大理軍需總局。地點在林邑村。至則與叔兄宗鑒相見。悲喜交并。呼兄呼弟一語外。哽咽逾時。不能出聲。延華亭族叔診視。謂疾甚。藥餌一切。叔兄看護周至。旋移入城。日久始能健步。嗟乎。予生平所受之艱難困苦。至此而極。以故數十年來。隨在知足。不敢稍縱。誠上念父母。下及本身。丁茲亂世。此情此境。終身弗能忘也。十二年癸酉十四歲。兩懷復生瘡癩。廢學已三年矣。地方初平。諸凡建設均不可緩。先公日與岑襄勤諸公經營擘畫。日不暇給。祖房經回拆毀。玉科早有所聞。城未克時。曾許送給逆產一院。嗣後屢經催問。先公均未暇及。迨伯兄卸事歸來。始行訪擇。多許巨宅。先公皆謂吾家人少不宜。但覓得今善仁坊第宅。謂爲適合。彼時僅北樓三間。東平房一處。廚房一間。其餘房

屋及西面地基。皆日後伯兄增修增購者也。先公嘗撰門聯曰：鴻鵠欲伸千里志，鷗鶯先獲一枝棲。六月先公以地方善後大體具備，而寓省族伯泉若公以手足闊別年久，屢函約會，乃借鄉試事，將地方公務辭卸而行。惟沿途甫經兵燹，多無旅店，宿於野次，以積勞之躬，感受風寒，至省則精神頓減，病日以增。延至七月十二日，竟棄不肖等而長逝。嗚呼！族伯來信謂我念汝父係弟兄中苦節之人，我豈忍薄待於他？又謂汝父所需藥餌衣衾棺木等項，是爲伯獨力認承，以盡宗族弟兄之情。汝弟兄不必慊然。此恩此德，願與子子孫孫永矢勿諉焉。十三年甲戌十五歲，與叔兄從胡葉封師如桐肄業。光緒元年乙亥十六歲，從胡葉封師肄業。二年丙子十七歲，仍從胡葉封師肄業。三年丁丑十八歲，從伯兄宗洛肄業。四年戊寅十九歲，從伯兄肄業。六月應科考縣試，邑令爲秦壽彭述先長案，取列第二名。九月府試，郡守爲河南郭懷禮長案，取列第二名。五年己卯二十歲，三月院試，學院李少東珉琛，取列第四名入學。是秋，伯兄赴鄉試，卽代教讀。秋闈榜發，叔兄宗瑩中式。六年庚辰二十一歲，請陳霖蒼師改文。先公門生趙治大井旁人，其戚居太和村者，言當兵亂時，有一城中婦人，卒於某宅，後葬於村首某地。某老嫗曾親見之。伯兄親往詢問，所言身材面貌衣服一一脗合，乃具棺啟視，骨相宛然。腋下一琥珀鉗，猶是先妣佩物，乃改葬於鷹樂峰麓。七年辛巳二十二歲，請王明生師改文。八年壬午二十三歲，科試考列二等，鄉試未第。九年癸未二十四歲，學院丁桐生立幹歲試試前，親友間有謂伯兄業經補廩，考列一等必須覆試，徒勞而已。何如與乃弟換卷，成就其名，極爲懲惡。伯兄心動，入場卽覓麟言換卷事，麟執不肯。榜發，伯兄名列一等第三，麟列二等第一。後伯兄向華亭族叔言之，承嘉獎曰：爾誠不愧爲周氏子孫也。十年甲申二十五歲，與同邑趙徵遠公圖南女趙氏結昏。麟少失怙恃，受伯兄劍公培植，以至成立。科試考列一等第一名補廩。十一年乙酉二十六歲，在家設館授徒。鄉試未第。十二年丙戌二十七歲。

在家設館授徒。十一月學院戴少懷鴻慈歲試適大病未入場。十三年丁亥二十八歲就巴縣王潔之永廉教讀館。閏四月二十四日卽紀元前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長女汝嫗生。十四年戊子二十九歲科試考列一等第二取調經正書院肄業。一日陳西道席珍月課點名時謂麟曰此次戴學台調你晉省桂香雨太尊臨行亦囑我敦促爾言到省可寓渠雲南府署實在幾時去。麟應之曰不去。陳怫然曰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何言不去。又一日西雲書院核賬麟任學陳復對在場衆紳曰周瑞章人真拘泥我嘗請他閒坐他總不到。有司衙門或因避嫌西道衙門是無嫌疑的。轉向麟曰你不肯到我處可到李毓芳處李時爲陳子教讀你一到我就來同你坐緣當日地方長官皆博愛士之名凡後生有進步希望者卽極意籠絡之而地方人士亦希籠梯榮以得交接長官爲幸不知士各有志不可強同。麟嘗曰人以見官爲榮我以見官爲辱蓋生性使然也。鄉試未第。十五年己丑三十歲在趙宅設館授徒。十六年庚寅三十歲在趙宅設館授徒室人趙氏倏患目疾因此失明家事不能治理外姑楊夫人憫念女兒商令移居其家麟不得已允之每年釀貲爲火食費此後七年室人母女皆負累母家也。叔兄會試中式點卽用知縣籤分廣東十七年辛卯三十二歲在趙宅設館授徒數年來束脩外復增考課膏火筆貲儘足自給鄉試榜發中式第五十九名房師王潔之水廉正考官南海戴少懷鴻慈副考官懷寧王問山嘉善先是叔兄欲接眷赴粵惟無安人照應乃與予預約如鄉試中式卽先行送眷至粵然後航海赴京于是摒擋一切十月十八日起程由貴州廣西至粵撰有辛卯北上行程紀略。十八年壬辰三十三歲正月初九日抵廣西省垣與叔兄晤且兄眷少長平安抵此不辜所託曷勝欣慰。二十七日啓行二月二十一日入都寓珠巢館街雲南會館榜發落第留京就前雲南巡撫張凱嵩家教讀聘開館甫數日而河南河道桂香雨霖之聘書又至桂滿洲人植品甚高居官廉潔知大理府事時每延見地方士紳必詳詢予之家

世年歲。且時邀予到署晤叙。麟俱謝之。戊子鄉試場畢。即使人索文閱之。謂其必中。填榜日。逐名翹盼不獲。曰。心在五

魁中。向後填榜從第六名起。五魁也。

又不獲。乃書文稿後云。如此佳文。當共欣賞。何以不中試官。天竟何如。命竟何如。深爲扼腕。此

次來京。父親到會館晤談。復贈卷摺多本。抵河道任。聞予留京。卽函託其友人陸鍾琦鍾岱代雇車馬。敦促赴豫。予以甫受張氏之聘。仍婉謝之。桂嘗對人曰。我宦滇多年。得士二人。周石君張鐵青。名塔同邑人。也。如此隆情。非僞託好士者比。故表之以志予感。十九年癸巳三十四歲。留京仍就張氏教讀館。二十年甲午三十五歲。仍就張氏館。伯兄考選歲貢。那拉太后方大舉六旬萬壽。京內外極力鋪張。時日本入寇朝鮮。戰事條開。我師水陸俱敗。謠言蠭起。京城中人南遷者車馬塞途。延至九月。叔兄電至促令赴粵。乃辭館與周蘭坪楊席侯結伴。由海道歸。二十一年乙未三十六歲。叔兄署理新會縣事。勸予終止會試之行。赴任襄助。其缺繁甚。兼以容李鬪案。日不暇給。卸事後。叔兄分給予銀約四千金。加以歷年所得俸金學租薪水。以此稍置薄產。並放商生息。每歲所入。除開銷外。必須存有贏餘。又以所贏之數。陸續放商上賒。增置田鋪。然此皆予平素謹小慎微。積銖累寸。不與家人婦子計怨望。不與地方闊人鬭奢華。儉約自奉。以至於此。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七歲。在羊城娶妾盧氏。刊先公巢雲山館詩存。十一月取道南洋緬甸。騰永歸里。撰有丙申歸程紀略。二十三年丁酉三十八歲。正月二十五日抵家。初寓崇文街。娶妾楊氏。氏早經聘定。因多年在外。故延至今。七月典仁厚里楊姓宅。典期十二年。略事修補。始移居之。十月北上。取道黔湘鄂滬航海入京。二十四年戊戌三十九歲。二月抵京。會試榜發落第。四月出京赴粵。旋取道南洋緬甸而歸。二十五年己亥四十歲。地方不識蠶桑利益。因刺取古今成法。爲栽桑六則。養蠶十四則。名曰桑蠶易知。刊布數千冊。冀開風氣。二十六年庚子四十一歲。二月二十七日。卽中華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長子偉生。建氏五月初四日。卽紀元前十

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次子俊生。出楊氏地方風氣閉塞，點種牛痘一事，多不識其益處。乃與族弟輔廷倡首，贌六十兩，輔廷二十兩。其他如趙霆若諸君各三兩五兩，共捐銀百兩之譖。設一牛痘局，延何寶森任之。每日隨到隨種。富者略收酬資，貧者分文不取。如是一年，風氣漸開，習此業者不少。始行停辦。二十七年辛丑四十二歲，正月十八日攜妾氏盧及僕兒赴陸良學正任，同寅副學沈某、楚雄拔貢生居是任十有七年。彼此初會，承其闈照，謂予曰：吾儕在此無他祇要與堂翁合宜就好。予駭問曰：君所謂堂翁者誰耶？曰：州官也。予示之曰：稱州縣爲堂翁者，彼之屬下吏目典史等輩耳。君不觀學政全書乎？學官一職，凡拈香祭祀見督撫均與州縣同班。不惟在雜職位上，且在佐貳位上。今甘與吏目典史爲伍，未免有玷清職。言已，竊思予生平所以不願作官者，非閼於民事也。若本此天良，此學識當可對得百姓。奈生此傲骨頭，實不能承奉長官，故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今則對於同寅之有權勢者，亦以長官事之，更難乎爲情矣。居恆視學官尙清高而可爲者，於是爲之一阻。迨歲試院考，八屬學官十餘人均到，聚談之間，其闈茸卑汚，可憐可鄙。至稱州縣爲堂翁者，已成普通名詞，罵不勝罵，及派監場，予則獨坐己位，或更番巡視，盡我監場之職。若輩則與承差並坐談笑，不以爲羞。反以爲榮。居恆視學官尙清高而可爲者，於是又爲之一阻。至科試州考，由學署彙名，這案頭場學官頭門點名，州官一門點名，此向例也。爾時彼此由客堂出，步至二門，州吏目某行予後，微牽予衣，予佯若不知揚長而出。坐定，乃問書記曰：此間向來學官亦對州官參堂耶？曰：然。點名畢，自思予若無言，彼尙謂不諳儀注，乃對黃牧曰：定例教官與州縣同班，此國家崇儒重道之意。予居是職，惟知遵守儀注，奈不能同流合污。隨班逐隊，何黃連曰：不要緊，不要緊。予嘗謂滿清官場，即實習驕諂二字，有權有錢者驕，無權無錢者諂。相習成風，無所不至，可訛也。夫署中課士，則訂每月一次，並撰陸邑學約，內分正心慎習體教博學操身學文六則，頒布諸生，共期遵守。向例

丁祭由學官辦理。應用器物。先期則向市中攢取。或僅給半價。麟出示減免之。概給實價。二十八年壬寅四十三歲。

七月初十日。卽紀元前十年八月十三日。三子保生。

出資

伯兄次子汝敦鄉試中式。時地方州縣官無上司處。卽夜郎

自大麟對之毫不相假。如拈香祭祀。候數分鐘不到。則先自行禮而歸。新任楊某。貴州甲榜。更恃才妄誕。一日謂地方紳士曰。我們貴州前輩。襄勤於明倫堂之上。建一催官閣。後發兩名狀元。現在我於本州明倫堂上亦仿建一閣。使你們地方亦發鼎甲。無論何地方庸庸者必占多數。聞此等話。焉有不贊成者。未幾大小木材充塞學署之前。將興工矣。予使人告之曰。做官各有職權。有司官民刑錢穀事件。我絲毫不相干涉。至於學校中事。非先商經予之許可。斷斷不行。嗣倩人屢商。均未允之。至明春予辭職歸。所有木材尙堆積署前也。二十九年癸卯四十四歲。靜念仕途蕪穢。全此初以爲教職一缺。尙爲清高。一入其中。殊屬不然。倘不及早收帆。非目染耳濡漸喪所守。卽所如不合。齟齬時聞。於是借故辭職歸榆。遂我初服後二年。停罷科舉。教職始裁缺也。汝敦姪會試中式。分發廣東。卽用知縣。仁厚里典宅期猶未滿。原主楊姓卽欲變典爲杜。屢次請憑關說。因索價太高。予乃另向沈李兩姓購定。西城南北兩院。楊聞情急。乃亟請憑說合。定價立契。旋復翻異加價。計前後產價暨稅契合紋銀一千四百九十三兩零。契內係載麟與叔兄兩人

名義購買。查該原主楊姓計畫。初以典期未滿。不能不向周姓議杜。旣售與周姓。則范姓借款可以不至扣還。繼見周

姓所撰契稿。係范周兩姓承買。且言明必扣借款。則一變爲祇願賣與范姓。冀使周姓典期無效。典價無着。嗣經中人

責備。則又欲騙利息。言琇翁做官。何以重利盤剥。借銀書契時自書月息一分。欲不扣借款。則謂契內已注明。並無私債準折。舊田私債

而曰終由中人見其死不干休。乃於立契書押後。勸再加銀六十兩。然仍不滿所欲。此後則恨周姓入骨。時施其種種離間骨肉之術。始終爲扣此借款乃發生小人之可畏也如此。計叔兄支項除扣由粵借款本息四百五十兩。由榆兌

交二百九十二兩零。二共紋銀七百四十二兩零。麟支項除扣典價三百五十兩。找補產價二百二十二兩八錢零稅契八十三兩四錢。支墊翻蓋南北兩屋九十四兩七錢零。四共紋銀七百五十一兩零。此二十六年庚子十二月事也。現將前購南城腳舊屋移建西南園地。一切甃瓦木石拆卸搬移煞費心力並添新料大半建造正樓三方角房四方平房一方。大二門兩道計爲時二年。糜費一千餘兩始得落成。三十年甲辰四十五歲二月十五日卽紀元前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次女汝媞生。出學部通令各省地方設立學堂公議售坐落昭文里城區公房爲設備經費就林文惠祠增建樓房十六間并酌修內外置備器物撥拔產田畝及公茶店下關渡口各租息爲經費時太和縣令自爲總辦舉麟爲副辦任其事。南鄉陽南橋衝壞已久每遇夏秋河水漲發徒涉者人馬失事不少乃商之趙星橋君俾肩督修之任麟捐銀十兩以爲先導又於城關兩地商號力勸資助趙君亦始終其事告厥成功二十年來民未病涉矣。又二十八年間阮大定署太和令時派其家丁顧郭二人出鄉丈量田畝復勾結各鄉劣衿劣生通同舞弊據其稟稱四月有餘一律丈畢熟田之內共浮出一萬三千餘畝藩署據稟札令升科地方紳民兩次邀免無效將隱忍受之矣。麟聞之曰此非指控阮大定不可且空言邀免何濟於事須引證歷史根據實事使駁無可駁方冀奏效乃與伯兄商定呈詞並邀約城鄉人士之願列名者各書花押於己名下衆以北鄉張某標進士頭銜推爲首名渠已允許迨公呈遞巡官署其門房見有張名拒而不納曰昨日張大老爺親來言過錢糧事件他未與聞爾時伯兄遠在順寧幸先已言及如他人不願居首名者可以用之於是乃以伯兄居首再行投遞公呈遞未幾日有北鄉趙某者布散謠言謂錢糧事係重大從前人民出面干涉者某某充軍某某監禁某某抽蠟筋信口開河於是前願列名者至此則多恐惶股栗麟乃召集列名諸人謂之曰事分是非不可耳食混爲一談此事在我們所持理由甚正非從前愚民鬧糧之比。

光緒
麟道

人現在僅有田十一畝零卽悉數被阮大定攫奪而去。有何不得了的總望大家安心定志無庸恐慌隨事有倡首之人去做卽萬一科罪到了彼時儘可諉之倡首一人當之此刻萬勿紛擾也演畢二十餘人不贊一詞而散幸公呈既遞由縣轉省不日回文允作罷論以當日每石收納八兩餘計之每歲約省萬元之鉅雖然人民之脂膏幸得保全而其實爲一般劣衿劣生所怨毒者已不少也三十一年乙巳四十六歲經縣令聘任大理中學堂正教員太和城立女子兩等小學堂之設實開風氣之先是年春伯兄劍公發起麟與陳文政王巨卿楊洪智諸君助成之借考棚爲開辦地點撥城內培英堂卷金項下田鋪店房租息爲常年經費至是年冬中學堂外六屬額幫經費積欠一千有零而六屬又額外加送學生蝕虧之數亦統計一千之譜堂中經費因此支絀萬分虧欠纍纍會計員楊文佐再四呈請府縣嚴催祇是罔應無計可施屢商之堂中共事人員乞代鼎力時值吾邑集議推廣小學堂事城鄉士紳大多數集會公所麟因楊君之請託代將此事報告當經大眾議決謂此事必須稟官另籌辦法以免一邑學堂牽掣破壞呈稿託麟撰擬此第一次之會議也及予呈稿擬就報告大眾涂文英君曰呈中措詞甚好惟不諳公事辦法須將呈尾要求各設中學提前作正筆飭令清解幫款移後作陪筆說緊一步及至落點方合要求目的呈稿請另改過衆皆贊成其說麟曰改稿甚易但如是措詞六屬必起而爭執彼時務須合羣抵制方可衆曰此是合邑事不僅是學堂中人事且此事不發動則已發動必非一呈得了結的於是一次首名舉麟二次爲趙澤溥三次爲涂文英取具各人花押具詞呈遞此第二次之會議也公呈遞後經雲貴總督丁批云定章中學堂各州縣均得設立更望紳民自行私設多多益善與小學堂情形相同初不必專望官立亦不必定須府設不過無論如何爲難每府必有一堂耳其實按照章程不

難這辦。其如官紳士民之漫不加意何。且僅僅由府設立一堂。各屬土子就學必多不便。不如自行設立之爲愈也。該縣中學堂既非各屬公立。幫款亦多蒂欠。自以各自籌設爲是。仰雲南學務處卽飭大理府督同各該州縣遵照辦理。勿再誤會覩望。切切等因。又經大理府陳通稟。奉督部堂丁批。府城中學堂本太和書院原有經費。亦係該縣一邑公款。自應作爲該縣一邑中學堂。各該州縣苟不以爲遠。而又力難自設。各願幫款送學亦屬可行。茲真擬各該州縣各送學生三名。卽由學生帶銀一百二十兩。每名以四十兩爲率。卽入堂肄業。亦尙平允。如力難籌費及不願送學。或能自設者聽。仰雲南學務處查照飭遵等因。由是太和合邑紳耆士庶。遂於三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稟知郡邑兩尊。更立太和中學堂匾額。是舉也。蓋以房舍田產的係太和一邑公款。而六屬歲幫額款亦復欠繳多金。若再因循必至破壞。勢處萬不得已。乃出此各設中學爲維持之計。矧事事合衆而行。違官辦理。在太和不惟證據占優勝。公理亦占優勝也。孰知六屬不識已非。恃有金錢魔力。旣賄買委員熊辰昶。復借熊賄買錫良之文案某。假傀儡官銜。憑空枉斷七條。錫良者行戶走肉耳。後雖醒悟。終泥官無悔判。不過將熊辰昶借案劾罷而已。太和之冤案終存在也。究之六屬縱橫譏過於所推之首名一人。縱百般激刺。興奮無從。語云。壓力愈甚。漲力愈高。茲乃洩氣之球。一經壓力。瘡而已矣。何漲之可冀哉。噫。四月初七日。卽紀元前七年五月十日。三女汝婢生。出雲氏 三十二年丙午四十七歲。任太和中學堂正教員。七月二十六日。卽紀元前六年九月十四日。四女汝姪生。出楊氏 三十三年丁未四十八歲。縛足之風。城市尤甚。且謂女足不縛。將來無人聘娶者。惡俗之爲害也如此。麟乃約會同志。設立太和天足會。并手擬規約。且令家中婦女已經者釋於未經者。卽行天足以爲之倡。十餘年來。吾邑婦女盛行天足。風氣大轉。裹縛者寥寥無幾矣。三十四

年戊申四十九歲。任縣立高等小學堂堂長。校內缺操場。學生體操須至雷祖殿前。轉向南門公處議妥。將校西北隅

闢地一區。讓出闢爲操場。十一月初一日。即紀元前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五女汝姪生。出此

宣統元年己酉五十

歲。任縣立高等小學堂堂長。年來整頓各處公租。經收不力者更易。中飽者侵蝕者勒賠。如岑楊生祠等。歲收經費大

增。然爲地方小人怨毒者已不少也。長女汝姪與李氏子生池結昏。二年庚戌五十歲。是冬城自治成立。被選爲

總董。兼縣自治經費委員。屢辭不獲。乃宣告暫行擔任一年。此一年中因經濟困難。無甚成績。略紀如下。

一改良春醮。城區每逢二月十三四五等日。做春醮會。佛事道場喧鬧街巷。直至末日。名曰迎會。裝扮許多蛇神牛鬼。四城出遊。實

爲惡俗。本會議改爲太平春社。禁止佛道一切。專以賽花鬪巧。以及各種美術陳列。立異日賣業賽會基礎。一設閱報

社。城自治經濟困難。常年經費現無着者尙多。麟願捐此總董一年薪金。向滬上成都滇省等處訂購各種報章。並製

備。凡發創設榆城閱報社。以供衆覽。一設宣講所。本區設宣講所。頭班已畢業。續開第二班。共學員一百四十六人。一

修理城自治公所。宣統元年已設立籌辦自治處。惟該處於城自治經費及處所概未籌及。至二年冬董事會成立。始

議借考棚。逐漸籌款修理。一整理街道。城區居人凡遇修造。每多侵佔街路。復於門前搭蓋棚廈。以故道路日愈狹窄。

本會將該件列爲議案。交議會議決定。立規約。實行制止。一分設小學。城內公立初等小學。本係四門各設一堂。近因

西南兩門教員自圖暇逸。竟將兩堂合而爲一。至今三年。無人過問。茲本會將此件交議會議決。南門舊義學房舍作

爲南門初等小學堂。並籌款修理完好。實行分校。一修治道路。城內街道缺壞者多。現議決由住戶人民各自醵貲限

兩月修補完好。逾限不修者。由董事會代爲僱工修補。其修費仍責令該住戶如數攤給。一整頓工業。太和工情渙散。則沉毫無祇顧。目前苦窳賤售。詐欺爲能。信用喪失。其成敗利鈍關係甚鉅。因交議會議決。知會商會分致各行。訂立

更正以冀維持。一改良街段。本區舊日分鋪。雜亂不清。茲自本年調查戶口始另行更正。其城內以南門口至北門口爲橫線。東門口西上至壽春街西口。北過朝陽南巷。由舊縣學巷西上安仁坊出口。南過崇文街出口。西上富安坊長慶里。全城境爲直線。其四隅分爲東南第一段。西南第二段。西北第三段。東北第四段。城外車邑村至瓦丁鄉爲東關第五段。南北甲爲南關第六段。大紙房至上下水碓爲西關第七段。文筆村至洪家村爲北關第八段。又城內各街巷舊名。有俚俗不堪者。有無可稱謂者。有假借隣近衙署寺觀爲名者。殊不雅馴。即調查亦多不便。因編定街巷新名。揭示要口。出此三年辛亥五十二歲。七月初九日。即紀元前一年九月一日。四子僕生。電至大理郡守周安元縣令胡懋芬祕不發表。惟與巡防營員等密調分防各營回榆爲抵抗計。陸軍協統曲同豐值悉乃召周胡詰之。安元等知事洩。乃於十二日即紀元前一年十一月二日午召集地方人士到府署會議。意欲聯合地方以厚其抵抗力也。彼時府周縣胡參將李桂芳防營管帶趙勳泰等先坐候。地方人士至者。予與叔兄琇章周燮良。問歸國。現今大勢所趨。在於實行革命。光復神州。時不可失。今日之事。須與陸軍協商。吾地方人士之勸止。一視陸軍之左右而已。府縣等聞之。嘿然移時。嗣邀曲同豐迭催不至。衆惟默坐。莫展一籌。麟復言曰。觀此則彼此情志尙未講通。曲君未必能到。刻下危機一髮。若再遲延。必至變生不測。何若官紳同往謁之。以表同情。衆贊成。至則曲寓戒嚴。軍隊亦悉數布滿街市。入座後。曲卽問服從與否。叔兄曰。能保民者無不樂從。曲首肯者再。乃偕官紳詣府署前廣場。商軍士宣布革命保民宗旨。士紳相繼演說畢。曲卽分軍隊駐四城要衝。旋向府縣暨綠防營員曰。君等所調之兵。計已在途。將如之何。勸泰亟應曰。當飭令各回防地。於是仍回府署。爾時標統涂紹烈一二營管帶孫紹森蔣輔丞提督

李福興中學監督由雲龍先後至。共商覆省電文。並約次日會商善後事宜。時已夜十二鐘。始各散歸晚餐。瀕行。曲向衆言曰。彼此同情真是好極。否則今日之事不堪提矣。光復之明日。滿清設置之官吏。至是均失効力。議由縣城兩自治佈告。光復大義以輯衆心。議設迤西自治機關部。十四日公推部員。被舉爲參事。屢辭不獲。分任財政職務。與同志諸人倡首剪髮。并通告二日後不剪者派人四城執行。以故剪髮一事大理爲諸郡先。未幾。騰永軍陳天星等率其黨徒四出擾亂。雲龍喇井順甯雲州蒙化之被兵者。紛紛向部求援。其他各屬之未被兵者。亦紛紛向部請領槍械。爲防衛計。且該正兵已抵漾濞。美其名曰至大理參觀。斯時也。內地匪類暗被勾結。號召黨徒到處開會。居民大駭逃徙。絡繹。曲同豐已避禍出走。部中人員乃協同標統孫紹騫。內安外攘。隨機應付。不旋踵而諸路悉平。大理禍機萌動者再。卒銷弭於無形者。部中人員未始無尺寸之勞也。十一月初四日。李師長根源西上。機關部即於是日裁撤。存款數萬。清交李接收。李上其事。麟由軍政府獎同正校尉。暨銀質光復功章。更有一事足紀者。吾邑田賦。經滿清貪污官吏巧立名目。每石糧竟折銀八兩有奇。隨征之積穀鐵路夫馬團費錢一千條糧票錢一百。混入折征。共加征銀二兩四錢。爾時麟在部中。以爲機不可失。以地方全體名義。手撰呈詞。屢次電省請免浮征。財政司以事關通案。該縣不能獨異。幾經批駁。嗣陳明此等浮征。正惟是本縣獨異。非通案之比。財政司駁無可駁。始覆電允許。知事秦恩述與鄉間虎衿楊某趙某等猶從中舞弊。匿不發表。轉電請照舊征收。嗣麟知之。向秦索電。秦約期到縣自治公所相晤。屆時麟至。秦與地方人士十數人在座相候矣。奏出電閱之。財政司覆電紙後黏一秦函。略言財政司雖覆電允准減免浮征。在愚意仍以照舊征收爲是。請速議覆以便呈覆省司是盼等語。奏函之後。黏楊趙等覆函。捏稱業經公議表決。公祖所見甚是。卽請照舊征收云云。麟閱畢。詰之曰。諸君所稱業經公議表決。是何日期。在何地點。到會者何人。請示知。何以我